

楚

寶

楚寶卷二十

明 梁路高世恭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學璞較訂

命使

遠章

遠章，羊姓，蚡冑之後，爲楚大夫。楚武王三十五年，侵隨，使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三十七年，王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章讓黃。三十

八年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彙讓於鄧聖楷曰蓬萊詞令雖不載史傳然其成於隨讓於黃屢將王命必有可觀且其後人若伯贏之將才叔敖之相業子馮之納善息民而楚日以光大誰貽之哉昔鄭國爲命合四賢之所長仲尼猶有取焉則蓬氏之良可知矣

遠罷

遠罷音字子蕩。遠章之後裔也。楚康王十四年，遠罷如晉，欲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楚邲敖元年，王子圍爲令尹，二年使遠罷聘于魯。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四年邲敖有疾，去。」

子圍縊而殺之。自立爲靈王。以蘧罷爲令尹。  
聖楷曰：蘧罷使于晉，賦既醉之詩，而叔向許其知  
政。使于魯，不告王子之政，而穆叔知其匿情。古人  
每于此處用心看人，故不爽如此。弟子職譴應對  
聖門科重言，語豈末務哉。

鍾儀

鍾儀楚大夫也。共王七年，使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鍾儀時從行焉。既而晉會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後三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音脫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若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

楚饋

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禮使歸求成。

史懷曰。楚鍾儀南冠囚于晉。晉侯見而使稅之。召而吊之。此時已知儀矣。豈待其對而後稱爲君子。

哉。重爲之。胤使。趨求。成非獨妙。于觀人亦巧。乎用  
人矣。

聖楷曰。鍾儀爲楚鄖縣大夫。晉人囚之。軍府。晉侯  
見而問其族。對曰。伶人是。述其先世之職。官以對。  
非。鍾儀身自爲之也。故晉侯復問。能樂而。范文子  
稱其。不背本。若鍾儀身自爲樂官。則能樂。旣不必  
問。而先職之稱。又何足貴。且左氏明言。問其族。非  
問其官。古今讀書人。畫相沿以鍾儀爲伶人。何憤  
憤至此。偶拈出爲之一快。



蓬啓疆

蓬啓疆楚同姓也。霧王卽位，殺伯州犂，使啓疆爲太宰。霧王四年，晉韓宣子如楚，逆女，叔向爲介，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闢，以羊舌肸爲司管，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蓬啓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暗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

有。好。貨。發。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  
家。之。改。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  
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自。鄆。以。來。晉。不  
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  
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  
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  
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糜。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  
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  
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

於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燿、苗贛、皇  
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  
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  
縣也。羊舌四族皆疆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  
入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  
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  
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  
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會以暹君心  
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

禮而歸之。魯王六年，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遂啓疆曰：臣能得魯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炤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接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霧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

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若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詩先君成之貺魯侯從之霧王享魯侯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蓬啓疆聞之見魯侯語之拜賀魯侯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魯侯懼而反之

聖指曰蓬啓疆以詞令致魯君又以詐反大屈之弓皆辯士風氣不足尚也惟諫霧王辱晉卿不言

晉○卿○不○可○辱○第○言○辱○晉○卿○不○可○無○備○其○語○似○迂○似○  
謹○似○勸○似○諷○使○靈○王○不○熱○自○揣○驕○心○頓○歇○與○子○韋○  
對○求○周○鼎○鄭○田○同○一○機○軸○可○見○能○言○之○士○機○智○勇○  
辯○濟○以○忠○貞○亦○可○與○事○君○矣○諤○諤○者○何○爲○哉○

章華臺考

按○吳○語○云○昔○楚○靈○王○不○君○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  
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注○云○舜○葬○九○疑○其○山○體○水○  
旋○其○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又○賈○誼○新○  
書○云○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

甚高。三休乃至。由此觀之。臺亦半因山水之勝。非盡人力可爲也。今岳州華容縣山水崎麗。登眺清鬱。所謂左江而右湖。以臨滂徨。其樂忘死。殆非虛語。故杜預注云。在華容城內。此無疑也。今楚志云。臺在荊州。有二。一在沙市。卽今章臺寺。此大可笑。寺乃元泰定中始建。元人無識。遊人無學。固不足辨。一在今監利縣。監利雖屬古華容。析置然地多湖泊。亦非翔築之所。此皆妄傳。而乘筆者。鮮博識之士。是可歎耳。又按沈括東軒筆錄。亳州城父縣。

陳州高水縣皆云有章華臺亦力辨其非



伍舉

伍舉伍參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國語又參死，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邾敖四年，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入問王疾，縊而絀之，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圍，旣立是爲霧王。王三年，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

結驪于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許。是年晉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言于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向戌與子產。僑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

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隍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啓爲仍之會，有緝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

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悔，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霧王執徐子於申，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此其肯從不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而縛，銜璧，士袒與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主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六年，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木土之崇，高形鏤爲美，而以金石之昌，大豎燕爲樂。先君莊王爲苑，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

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習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于魯侯懼之以芻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自觀則美縮於財用則賈是張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

美之爲楚其殆矣

左氏傳曰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亾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吾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

寔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寔多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飛而還鄭於是不敢南而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郟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



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秣馬蓐食師  
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  
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  
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霧爭夏姬而雍害其事  
子霧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  
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  
爲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  
于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霧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  
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否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造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

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聖楷曰：楚霧王卽位三年，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各國之臣若宋向戌、鄭子產，皆國之良也。伍舉獨能勉其君以六王二公之事。子產向戌俱願獻守禮焉，豈不稱賢大夫哉。嗟乎霧王固無足數。使舉當出奔之時，不遇蔡聲子，觀其智畧更在析公巫臣之上，用而謀楚，可勝言哉。其後子若孫卒以忠孝名，或死于國，或死于外，雖所遭

後世猶有輕棄其臣者。之有、幸、有、不、幸、抑、國、運、實、使、之、耳、乃、以、此、爲、鑒、而、

王孫圉

王孫圉楚大夫嘗以君命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  
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  
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也世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  
者曰觀射音赫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  
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  
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  
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悞於楚國又有  
箴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

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寶  
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  
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  
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  
寶焉。闔閭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  
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  
龜足以憲賊。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  
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薺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  
夫譱器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雲夢考

按禹貢雲土夢作又本二澤然二澤合稱其來已久傳記所指合析不一惟胡三省辨誤禹貢雲夢孔安國云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沈立云雲卽今五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卽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漢陽志云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杜預云雲夢跨江南北而蔡沈書傳云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合而言之則一別言之則

二澤也。禹貢云：雲土夢作乂。蓋澤勢有高卑，故水落，辨遲速。人工有蚤晚，爾此說得之。今德安雲夢縣南皆大澤，雲夢澤自此始，故以名縣云。



馬良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晷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適德天壤，使時閑于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于事，無相忤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

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王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  
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  
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  
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  
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  
權敬待之。先王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  
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  
指會。先王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王拜良子秉爲  
騎都尉。」

裴松之曰。良與亮。或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  
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  
聖稽按松之此論。可見古人稱謂之間。亦自不苟。  
長幼卑尊。各有所宜。常見王弼州。觚不觚。錄畧載。  
一二如投刺之大小。稱名之譎傲。已不勝江河之  
感。若至今日。又當何如。詫歎耶。

黃恢

黃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祿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祿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祿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儻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

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氐太守

聖楷曰吳蜀敵國也楊魏私忿也安知孫權醉後之言非挑釁侮隣之意乎故祿未能卽答而休緒侃侃正論權便折服否友鍾伯敬著史懷云權論出自至誠痛癢相關一時奉使之人以周旋語了之爲可惜此等駁議吾所不取

義先

義先字始宗，章陵人。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天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虜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頰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凌遲，羣生憔悴，旣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

使萬邦趨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卽蚩尤智伯復見于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爲漢尚書後爲魏國尚書令。

聖措曰義先仙表官至侍中建安十三年曹操平荆州始以爲尚書令然本傳又云先始爲漢尚書是則先受漢恩不爲不重又復俛首事魏豈郊天之對亦有時而二天乎。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罷辟主簿。太守趙厥甚罷之，嘗問曰：貴罷何以名武陵？京曰：鄙罷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先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邪？京舉版荅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辨皆此類。後太廟立，州罷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至，應問訊不應賀。遂



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  
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  
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  
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  
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  
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  
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于政術路不  
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聖楷按晉書京載良史傳然觀其應對機辨見推

於樂令勤學不倦遂令戴昌父子俱屈亦可想此  
言折獄之風軌矣。

### 義陵考

按常德武陵屬楚黔中地秦伐楚以爲黔中羈漢  
高祖初更羈爲武陵先是項羽弑義帝羈人縞素  
而哭高帝義之故亦曰義陵非如潘京之所云也  
且新莽又嘗更爲建平羈屬荊州至光武始復名  
武陵潘蓋一時強辭不足爲據

柳莊

柳莊字思敬，霍州刺史霞之子也。莊少有遠量，博覽羣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于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譽咨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啓辟爲參軍，轉法曹，及啓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隋高祖輔政，蕭歸令莊奉書入闕，時三方構難，高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至幼時艱，狼蒙顧託，梁主奕葉委

誠朝廷常相與共保歲寒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于  
梁玉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諸將咸勸梁玉與尉迥  
等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  
歸疑爲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遂  
言於歸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  
要害擁強兵然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  
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爲名故也今尉迥雖曰舊  
將辱耄已甚消難王謙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  
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

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歸深以爲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迨及謙相次就戮。邊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祚。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納妃於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府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

不過于柳莊高穎亦與莊甚厚十一年以平徐璠功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

聖楷曰蕭譽父子受命強國所謂以小事大苟延宗社其志義有足悲焉爾柳莊爲之奉書通使結好隋文深達時務之安卒享數世之利豈非使臣之極則乎而且以明達見重當時受祿不愧固遠出樓護陟璆諸人上矣按蕭譽字理孫梁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昭明卒武帝舍譽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故寵

亞諸子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等七州諸  
軍事雍州刺史營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  
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剋  
已勵節務修刑政志存綏養於是境內大治侯景  
亂後既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乃遣使稱藩于  
魏及江陵平魏立營爲梁王居江陵稱帝改元大  
定在位八載薨營少有大志不拘小節事其母以  
孝聞性不飲酒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  
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

方便以避之。子歸嗣位。隋文帝開皇二年，納歸女爲晉王廣妃。四年，歸朝長安。文帝甚敬待之，詔歸位在王公之上。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王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歸在位二十三年，薨。其子琮嗣位。二年，梁國始廢。



邵暉

邵暉字日華，桂陽人。暉幼嗜學，恥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二人被誣爲盜，悉寘死獄。已具暉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暉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暉光祿寺

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選著作佐  
郎知忠州歷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趾安撫國信使  
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弟龍全率兵剽庫財而去  
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兵攻戰  
擘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爲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  
設方畧擘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  
卽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擘俟其事定卽以黎  
桓禮物改賜新帥擘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  
俟龍廷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眞宗甚嘉納使還

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一萬，市私覲物，及爲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安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院，坐所舉李隨犯賊，擘當削一官。上以其遠使之勤，令停仕。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擘爲京東轉運使，封禪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司院，出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

風。睥。內。濠。通。舟。颶。不。能。害。遊。疾。卒。年。六。十。三。  
聖。楷。曰。邵。睥。幼。恥。辟。署。之。未。長。負。四。方。之。譽。觀。其。  
蒙。部。冤。獄。片。言。立。折。交。南。闕。堵。尺。書。定。難。可。謂。遠。  
有。光。華。不。愧。原。隰。者。矣。若。夫。圖。山。川。而。控。制。有。要。  
海。岸。而。蕃。舶。不。驚。八。月。輪。軒。之。使。何。以。過。焉。惜。  
手。東。封。之。請。是。亦。白。璧。之。微。瑕。也。

楚寶典故論次

典故者亦史職也史失其官而後一二博雅之士爲之收錄舊聞考稽竹素言必敦古事不泥俗故使馬上雄辯好說詩書春陵哲后修頌月令豈非西務哉是以文王興老成之咨仲尼抱文獻之歎誠重之也楚國當春秋時丹陽肇宅流風未遠朝多故老家有耆碩往往得其言如得藏龜焉其後遊談習靡縣星離丘索之儒旣盡經術之用不貴如謝文儀之學識李玄胄之家誠嚴孝源之陰德柳德廣之禮法皆

如祥麟威鳳散在叢澤未有貴仕可勝歎息管司馬  
溫公自言修道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  
一紙已欠伸思睡嗟乎書猶如此人復何堪余故深  
願明君良相毋輕棄其人也述典故第十凡一卷

典故一

申叔時

逢伯

成公乾

觀射父

闕且

屈宜臼

莫敖子華

謝該

李乘

嚴植之

柳靖

楚寶卷二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侄永盤較訂

典故

申叔時

申叔時楚大夫爲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賈傳  
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也善善之  
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

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實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



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  
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誅物  
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  
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  
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  
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  
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  
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  
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

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飾義以動  
行之莊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  
以祭之德音以揚之教儆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  
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報莊王十五年陳  
夏徵舒弑其君靈公莊王使人謂陳人無動子將有  
討於少西氏明年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  
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  
爲不道弑其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

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  
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  
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黷之，無乃不  
可乎？玉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  
儂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  
人焉。以黷謂之夏州。莊王十九年伐宋，踰年宋人未  
服。楚師將黷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  
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宋及楚平，其王

十五年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亾欲免得乎既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晉侯伐鄭鄭聞晉師告於楚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

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  
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  
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  
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  
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貪諂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  
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  
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死之  
聖楷曰吾於楚之申叔時而三見先王之行事焉  
何以言之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

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  
 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楚莊王使士麇  
 傳太子箴卽楚共王也其自云不穀不德少至社  
 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是士麇傳之正在襁褓時而  
 申叔時所謂教之以春秋詩禮翼之以賢良者非  
 古師傳之遺訓乎此先王之行事一也莊王伐陳  
 討夏徵舒義舉也設不有申叔時之諫而蹇田奪  
 牛又何解於諸侯縣公此先王之行事二也故春  
 秋初書楚人繼書楚子不予其專討而予其存陳

聖○人○所○以○大○改○過○也○若○夫○共○王○救○鄭○申○叔○時○爲○德○  
刑○禮○信○之○論○古○先○王○用○衆○克○敵○豈○復○有○加○哉○而○卒○  
不○用○其○言○以○敗○然○則○老○臣○憂○國○而○焦○其○心○苦○其○口○  
其○可○忽○諸○巴○浦○之○犀○犀○兕○象○用○之○則○賚○爲○瑱○耳○  
又○按○子○反○鄢○陵○之○敗○不○獨○申○叔○時○知○之○卽○鄭○大○夫○  
姚○句○耳○亦○知○之○其○言○于○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  
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失○志○喪○列○將○何○以○戰○由○  
此○觀○之○穀○陽○堅○卽○不○獻○飲○于○子○反○子○反○亦○必○不○能○  
勝○晉○何○也○晉○以○衆○整○楚○師○不○整○晉○以○暇○楚○師○行○速○

而不。服。着。着。昔。犯。晉。對。安。得。而。不。敗。直。如。關。塞。而。  
使。華。元。得。夜。入。其。師。登。其。牀。此。豈。將。帥。持。重。之。道。  
哉。是。又。在。御。將。者。之。責。耳。



逢伯

逢伯楚大夫。僖六年秋，楚子圍許，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與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聖楷曰：按蔡沈微子誥，是箕子曾勸帝乙立微子。故恐紂之見忌，不得不暫避。其沉酌而遷于荒野，非忍遽絕其君也。亦非爲存宗祀計而始去也。今

說者乃謂微子先抱其祭器入周周乃伐紂此大可笑且周以微子續湯祀在武庚管蔡伏誅之後而微子先時何得遽作此妄想耶蓋微子以帝乙之元子躬神明之聖德其去留遲速皆商周之耳目所係故其去也不能自決而其歸也不敢獨後此一段深心較秦伯荆蠻之逃更苦而論者不得其解又謂楚師入許其臣逢伯權詞以述此事而史記誤採入世家何其寬古人若是哉

成公乾

成公乾楚子王之後裔也。楚令尹先。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趨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趨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言其資於子義獲天下也。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曰：使於屈春。損頰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趨於屈春乎。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間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

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聖楷曰：士也，尊賢雖異于王，公國之上相，貴先其所與，故周公以大聖而其言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於是朝于窮巷，甕牖者七十人，而天下理使楚之君。

臣果以成公乾之言而定國相又安得有王子建  
出奔之事乎。然考楚國令尹見于春秋者自楚共  
王元年子重爲令尹凡二十一年卒子辛爲令尹  
凡三年以陳叛見殺子囊爲令尹至楚康王凡十  
年卒子庚爲令尹凡六年卒子南爲令尹凡一年  
以其寵臣多馬見殺。適子馮爲令尹卒屈建爲令  
尹共九年。至邲敖立公子圍爲令尹凡四年。結邲  
敖自立爲楚靈王。適罷爲令尹凡十三年。楚平王  
立子旗爲令尹凡一年。以有德于王而求無厭見

殺子取爲令尹凡十年子常爲令尹至楚昭王十  
年吳入郢未嘗有所謂屈春也今姑從說苑

觀射父

觀射父楚大夫昭王問於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秉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至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先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安

成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  
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熾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  
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羹醢之量次至之度屏攝  
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  
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  
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  
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  
災不至求用不賈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  
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置於



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也。盟無  
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  
災薦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  
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  
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  
不怠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  
地。而別其分至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  
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龍神其祖。以取威于民。  
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

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子期祀平王祭以牛  
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  
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  
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  
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  
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鹵栗烝嘗不過  
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  
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  
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

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  
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  
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  
民功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  
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  
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  
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  
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  
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臣品

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於龍豸豸音土氣合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願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姤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安也其上

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

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縹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苟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

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咳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聖稽曰：嘗讀賈誼傳，至宣室夜半鬼神之事，以史不載其語爲恨。乃今觀射父登天之對，生豈復有過焉者？大抵古人學問多精於言鬼，如鄭子產之

實沈。臺駘。內史過之。房后。丹朱。皆確然有據。有闕。係。非。若。後。世。搜。神。夷。堅。之。類。虛。誕。可。笑。何。得。槩。以。誣。豔。病。之。段。成。式。諾。臬。記。云。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于。感。通。有。生。畫。引。遊。魂。爲。變。乃。聖。人。定。旋。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靈。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微。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至。而。已。

妻

亦可謂善言者矣



蘭且

蘭且。黜楚大夫。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趨以語其弟。曰。楚其亾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亾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關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

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也、進、子  
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襪、必、逃、王、止  
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  
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  
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  
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即、爲、楚、良、臣、是  
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  
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餽、日、日、已、甚、四、境、盈  
壘、道、殮、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

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怠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于成靈乎成不禮于穆願貪能蹕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左氏傳曰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與

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  
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  
常子常歸唐侯自拘竊馬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  
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翻馬以償馬必  
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  
入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  
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  
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  
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

質焉而請伐楚。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楚自昭王卽位，輕歲不有，吳師蔡侯，困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楚師敗績。聖楷曰：子常弄馬，昭幾不社，旬盈求貨，晉失諸侯。唐蔡止楚，自貽伊戚，知過尚可，沈玉何尤。其後楚卒圍蔡，報怨，栢舉嗟乎，戒之哉！保利棄義，國遷身死，始於佩褻。

屈宜白

屈宜白楚大夫治息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  
白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  
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白曰  
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  
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  
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  
時爭于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  
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

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滌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于齊，而得志于齊，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屈宜白在韓，韓昭侯作高門，屈宜白曰：君必不出。

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  
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空陽今  
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諂  
舉贏者也故曰不時明年韓高門成昭侯薨卒如屈  
空曰之言

韓非曰昔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  
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偏至而下虐民此貪國弱  
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  
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



王行之三年而薨。吳起枝解于楚。  
聖楷曰：楚國無貴于舉賢，非獨爲楚國言也。非禍  
人不能成禍，非獨爲吳起言也。時謂舉羸，故曰不  
時非獨爲韓昭侯言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吾於  
空曰：始見之矣。

莫敖子華

公子華爲楚莫敖。郢楚威王問曰：自從先君文王以  
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  
乎？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  
所問之。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  
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  
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  
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  
言將何謂也？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

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於柱。國定。自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拚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而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亾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

若梓一人以與太心者也。社稷其廢幾乎故斷脰夾  
腹一與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救大  
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  
夫悉屬百姓離散。楚晉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  
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  
山踰深蹊躡穿滕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  
畫吟霽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痕而殫悶旄不  
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  
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晉勃蘇對曰

臣非異。楚使新造，螯芻蘇吳與楚入戰於柘。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亾且求救。秦王顧今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共危。今此之謂也。遂出輦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芻芻勃蘇是也。吳與楚戰于柘，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縶結闕于宮唐之上，舍闕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

難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  
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  
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  
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  
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骨故不爲爵勅不爲  
祿勉以愛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  
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邾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  
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  
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

夫○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  
而○致○之○

聖○楷○曰○呂○覽○稱○楚○威○王○學○書○于○沈○尹○華○又○好○制○昭  
釐○惡○之○乃○因○中○謝○佐○制○者○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  
乃○沈○尹○華○之○第○子○也○王○不○悅○因○疎○沈○尹○華○按○此○莫  
赦○子○華○豈○卽○沈○尹○乎○夫○威○王○有○一○子○華○而○不○能○免  
于○纒○口○又○安○得○彼○五○臣○者○而○用○之○此○馮○唐○所○以○至  
臣○于○文○帝○也○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今棗陽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克運



三年乃。讓。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勢。羣。肉。破。  
殄。始。有。縶。弓。臥。鼓。之。次。亥。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  
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會。史。之。淑。性。兼。商。儷。之。文。學。博。  
通。羣。執。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  
悅。道。訓。求。之。遠。邈。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  
庭。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  
不。疑。定。北。闕。之。前。夏。彘。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  
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問。以。父。母。老。疾。棄。官。  
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

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噴○樂○  
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  
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  
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卽○徵○還○拜○議○郎○  
以○壽○終○

章陵考

聖楷曰今棗陽縣南三十里有春陵城春陵本冷  
道縣山名漢元朔五年封長沙王子買于其地爲  
春陵侯至戴侯仁始請徙南陽之蔡陽白水鄉仍

名春陵。望氣者蘇伯阿見春陵城，歎曰：氣佳哉！鬱鬱葱蔥，卽此地也。及建武三年十月，帝幸春陵祠園廟，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六年乃改春陵鄉爲章陵縣。章懷太子注云：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西屯南二里有白水，卽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又光武紀云：帝避吏新野，因賣穀于宛。按此則章陵、蔡陽正今棗陽縣地，而新野亦云。光武故里者，乃其避亂起兵之所耳。人多不悉其由，特詳著之。

李秉

李秉字玄胄江夏平春人汝南太守通之孫也有雋  
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得司馬文王問  
因以爲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  
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  
治平並受詔旣出上顧謂丞等曰相誡勅正當爾不  
待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  
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丞對曰清慎之道相  
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

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  
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  
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  
尉○荀○景○倩○尚○書○薰○仲○連○僕○射○王○公○仲○金○可○謂○爲○慎○上○  
曰○此○諸○人○者○激○蔡○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  
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  
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  
亦○足○以○爲○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  
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

至矣。乘子重。

聖楷曰：顏延之五君詠云：阮公雖淪迹，識審鑿亦洞沈。醉似埋昭，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此時看嗣宗，比晉文王更深一層。蓋文王得其迹，延之得其神，得其迹者言言玄遠，使出世人眼光之外，故可以免禍；得其神者事事洞密，正在世人狎玩之中，故可以用世自古真能用世者方能出世，真能傲世者方能混世。李玄冑雖以其畫著爲家，誠尙未夢見阮。

嗣宗也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姊歸人州歸少善莊老能玄言  
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  
氏春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  
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任齊爲廣漢王國右  
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  
送喪墓所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爲康  
樂令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  
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



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滯生徒常百  
 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登講五館生必至  
 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叅軍猶兼博士七  
 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  
 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植之  
 性慈仁好陰德雖在閭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  
 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植之載與俱適爲營藥六  
 日而死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  
 行見患人臥塘側下車問其故云姓黃家本荊州爲

人備貸疾既危篤船主將發棄之於岸植之心側然  
載還治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  
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行義多如此撰凶禮義注四  
百七十九卷

聖楷按梁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  
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固嶽  
抑此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  
後進於是以前賀瑒及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  
嚴植之補博士各至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廩餼

其射策通明者卽除爲吏。其年之間懷經負笈者  
雲會。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  
選門徒中經明行修者。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  
巡州郡立學。夫梁武初年崇儒重道。若此。故其稽  
古之風隆于東漢。碩學之徒咸至高官。奈何耄而  
後。佛委事羣倖塗炭。黎元遂使三四十年。菁莪之  
化等干黍離。可勝痛哉。

柳靖

柳靖字思休，霍州刺史霞之子也。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履園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

必下。惟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  
昂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  
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摠管到官。皆親至。  
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  
衣物。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  
皇中以壽終。

聖楷曰。靖之立身化俗。全從澹于名利中。乘故王  
烈之稱爲不愧也。先輩邵二泉云。願爲真士夫。不  
願爲假道學。有以哉。

楚寶真儒論次

周子敦願生于楚之營道倡明絕學史稱其太極通書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信矣然攷其當年行事以小吏歷江湖罷縣十五年未嘗聚徒講學自謂我得千聖不傳之秘也惟河南程珦視其氣貌非嘗知其有道因與爲友使二子受業于南安所謂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是也其後再與李初平言于桂陽與侯師聖言于廬山亦不過對榻夜談而已若夫趙抃初惑于讒臨之以威敦願處之超然

王安石不可一世獨懷刺侯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  
益可見其光風霽月人莫得而親踈者矣乃論者謂  
道學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偽學之禁若深憾  
焉者嗚呼使宋諸君子盡如元公又何憾哉後百餘  
年有趙復者以其學傳于北方稱江漢先生述真儒  
第十一凡一卷

真儒一

周敦頤

周式

周廷輝

朱震

趙復

劉巴  
鄧騫

黃蓋  
朱朴

桓階  
王登

鄒越

潘濬

楊儀



楚寶智謀論次終